

海岸线文学讲坛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

萧红论



大为
李为

吉林出版集团
JL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DAXUE CHUBANSHE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萧红论

¥30.00

ISBN 978-7-5601-3928-9



9 787560 139289 >

总定价：120.00元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 萧红论

大为著

吉林出版集团
JL 吉林大学出版社
LINDAXUECHUBANSH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 萧红论/李大为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8
(海岸线文学讲坛)

ISBN 978-7-5601-3928-9

I. 女… II. 李… III. 萧红(1911—1942)—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4666号

书名: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 萧红论

海岸线文学讲坛

作者: 李大为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徐佳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X1230毫米 1/32

总印张: 37.875 总字数: 250千字 插页: 12

印数: 1-1300册

ISBN 978-7-5601-3928-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言

宋立民

必须承认：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她只活了31岁，留下的文字也不多，却犹如流经松嫩平原的呼兰河，虽曲曲折折，却流量丰富，让后人不断地探望，不断地念叨，不断地汲取营养。

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言指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搅人心”是鲁迅作品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忠诚地继承了鲁迅“争天抗俗”与“思想启蒙”的传

统，“搅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正如本书作者所总结的，精神气质的接近让鲁迅与萧红成了忘年之交。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萧红论》开篇即抓住了“改造国民性与呼唤人的觉醒”这一要义，应该说窥见了萧红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或曰抓住了打开萧红精神世界的钥匙。萧红是远离了乳母和故乡的莱谟斯，命途多舛，又常常和时代的大潮相隔膜，她显得过于寂寞。因此，我们所钟爱的《呼兰河传》也显得过于寂寞——似乎失却了《生死场》中鲁迅所弘扬的“健全精神”。

也唯因其“寂寞”，萧红才得以冷静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的父兄姐妹们，——审视我们这个民族。她把连同自己的“寂寞”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寂寞加以剖示、批判，赤裸裸地揭示了故乡小城上不健全的精神与灵魂。正如本书作者引用的，萧红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那时萧红还在日本。她给萧军写信，说：‘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的登着他的照片。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起。’”“我想一步踏了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的人是多么可怕！”——萧红的孤独也恰恰是鲁迅式的孤独，是“先醒者”的寂寞。

马克思在说到东方宗法社会时写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

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萧红对平静的却是畸形的伦理关系批判与解放区小说中新型道德观念的建设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本书的作者的视角正是这种人性的高度。

的确，萧红是很个人化、情感化的女性。无论在作家圈里，还是在坊间，这样的女性并不少。然而，她又是思想深邃的女作家——这样的女性却不多。她原本是要对自己的故乡的麻木落后不觉悟展开鲁迅式的批判，但由于对家乡人文环境的怀念，萧红在其创作中又处处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文化眷恋：乡亲们深明大义，礼尚往来，促膝谈心，温暖亲切……她一边发掘着“人类的愚昧”，一边回忆着故土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她诗化了故乡的人物，美化了故乡的环境，以至于那优美的农村图景，浓厚的地方情调，如丝如缕的怀旧的抒情，被提到了第一意义。立足文化批判的角度，她对于国民性的揭示是写实的，可立足于文化怀恋、寻觅精神家园的角度，她的笔触恰恰是浪漫抒情的。萧红就是这样把两种文化视角合二为一，使几乎“水火不容”的两种意义上的发掘同时进行，以生命的最后努力，献出了乡土小说的杰作。

在现代作家群里，家园意识最重最浓者仍然有萧红一席。她失去了故乡，也曾失去过自己的精神依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才重新找到了呼兰小城，因此

在麻木的乡亲们当中，她有意无意地传达着弥漫于乡野之间温暖的人情味，赞颂着与麻木只有一墙之隔的诚实、木讷、忠厚、本分。在批判和抨击中透露一丝怀恋，因为使其笔下乡土气息浓重的生命意识既区别于单纯歌吟和礼赞，有不同于单向性的文化批判。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不少论者引用她的绝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于是有论者把萧红比为现代的李清照，本书作者却把她比作与其同龄的诗人雪莱——雪莱的遗体在海边焚化，火焰腾空，挚友拜伦痛哭失声而游入海中。但是三个小时后，雪莱的心脏完好如故，友人把它埋在了“永恒的城市”罗马。我们不能不想起埋葬萧红的香港浅水湾——当初满目硝烟、遍地瓦砾的弹丸之地，如今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或许年轻时离去的诗人都不会衰老——那个握着烟斗的年轻的才女永远年轻。

本书作者是萧红同乡，其父亲早年更是就读于萧红中学。前几天他告诉我，萧红故居正在遭受破坏。于是我更加为萧红担心：呼兰河畔不仅是生养了萧红而又因萧红文明的土地，不仅是鲁迅说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的土地，而且简直就是萧红本身。萧红深情地说过：“家乡多么好

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滚……”如今到哪里找寻这样的文字？

如果这一切如此之快的成了历史，我们如何告慰九泉下萧红的目光？

本书的作者李大为是我在广东任教的新闻系同事兼朋友，现在回到了距离萧红更近的东北执教。他读大学期间已经颇有诗名。作为诗人、教师、媒体人，其真诚与率性无疑是喷发着萧红气息的。所以，他在教书和拍片之余还能写出这样一部专著，丝毫不叫人觉得奇怪：他为什么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充满诗情画意？

钱钟书先生说：别传就是自传。萧红的坚定与哀婉、萧红的悲剧意识后继有人，恰如那“坚强和挣扎”中的呼兰河水源远流长。所以说本书的出版，应该是现代文坛的幸事！

2008年5月于广东

目 录

上篇 人性的高度——萧红思想论

1. 人性·人学·文学·····4
2. 改造国民性与呼唤人的觉醒·····11
3. 从“主流”到“非主流”·····29
4. 向文学本质的回归·····30
5. 对鲁迅精神的传承·····44
6. 萧红的文学史意义·····64

中篇 女性化的写作姿态——萧红文体论

1. 文体意义及萧红文体研究回望·····73
2. 叙事策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感情评价上的心理
视角/回溯性叙事的儿童视角·····81
3. 抒情性的主导功能——情景、氛围和意味·····92
4. 文本结构——“形散而神聚”的散文框架·····102
5. 言语运用——“越轨的笔致”与本色的绘写·····109
6. 题材取向——黑土地情怀与怀旧倾向·····120
7. 风格特征——萧红体的美学意味·····129

下篇 望断天边一缕霞——萧红作品论

1. 梦回呼兰河：寻找失去的乐园·····	146
2. “北大荒”：寻找生命里永远的北方·····	156
3. 《两个青蛙》的人性的美与诗性的美·····	164
4. 萧红早期的小说创作·····	172
5. 萧红散文的艺术特色·····	183
6. 《商市街》的文体意义·····	204
7. 萧红哑剧的艺术特色·····	216
8. 《呼兰河传》的结构模式·····	225
9. 两个相似的灵魂的碰撞·····	232
10. 马伯乐的悲喜情境与反讽效果·····	247
11. 萧红乡土小说的美学风格·····	257
后记·····	272

上篇：
人性的高度——萧
红思想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个独特的作家。随着岁月的流逝，近年来，人们对萧红的兴趣越来越浓。萧红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远远不够。半个世纪以来，萧红的作品，常读常新，奥秘何在？对萧红的评价，为什么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之处？萧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扯来扯去不能解决，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准确把握文学的本质，没能正确认识世界文学，而是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用种种非文学的标准，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来约束、规范真正的文学。这是萧红研究不能取得质的飞跃的总病源，当然，也是现代文学诸多问题的总病源。

本文拟从探究文学的本质入手，在人类进步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上探讨萧红文学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评断她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 人性·人学·文学

什么是文学？这是既熟悉又陌生，既陈旧又新鲜，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

文学是人创造的，是人带着强烈的主观因素和热情而非纯客观冷漠地创造出来的。因此，要想弄清什么是文学，必须先弄清什么是人。

人和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有一部特别发达的大脑，这是人类几百万年来与大自然斗争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有了大脑，人就可以进行相当复杂的思维。不过，人在进行思维时，并不全是，也并不总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条理清晰地、有凭有据地思考，常常是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地幻想和想象。

人常常陷入这种想入非非的状态，原因在于，人具有一种类似植物的特质——趋光性，天生具有一种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的本能。人生活在世界上，必然要受到客观现实的束缚和制约，可他的精神并不受制于这些束缚，总力图冲破这些束缚，任意驰骋。在人的心里，客观现实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



更美好。这样，客观现实总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不圆满，有缺欠，甚至是黑暗的、丑恶的，只有理想中的境界，才是完美的、光明的。可以说，人类的这种“趋光性”，正是主观对客观、精神对物质的一种反叛、抗争和超越。人，正是这种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矛盾与冲突的统一体。

由于人具有“趋光性”，因而，人无不向往美好、追求光明，具有与生俱来的趋向美的能力。随着文字的产生，人们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美好理想与愿望的最有效的艺术形式——文学，文学是人们心里感情的真实记录，是人们精神上的理想与愿望、希冀与追求的形象化表现。我们探寻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只能借助于文学。一部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精神活动的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发展进步的轨迹。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是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从《荷马史诗》中，从古希腊悲喜剧中见到的。我们发现，人，刚刚脱离动物界，就已经在歌唱了，其后的千千万万年来，各民族的歌唱，尽管形式不同，内容不同，但主题是相同的，即对善良、对正义、对真诚、对勤劳、对智慧、对献身精神、对一切美好事物，总是热情歌颂与赞美；相反，对邪恶、对虚伪、对懒惰、对愚昧无知、对自私自利、对一切丑恶的事物，总是给予无情地嘲讽和鞭挞。一言以蔽之，扬善惩恶。

历史进入公元14世纪，人类的发展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人们突然发现，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着的审美理想，最美的还是人本身。人们开始讴歌和赞美人。“人”的发现，使人类



由“自在”的阶段，一步跃进到“自为”的阶段，几千年来吸引着人们的那个朦朦胧胧的美好目标，被人们清清楚楚地提了出来，人们为它冠以一个哲学色彩很浓的名字——“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就是主张实行人道。“人道”，相对于“兽道”而言，主张人不同于兽；人应该活得像个人。人们发现，原来，人身上存在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的东西——人性。整个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人性不断战胜人类自身存在的兽性，人性逐渐增加，兽性不断减少，兽性逐步让位给人性的历史。人们相信，人性最终战胜兽性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人们所追求的至美至善的境界——一个人性得以充分发展的乐园，一定会实现。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目标。人道主义是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进步进程中结成的硕果，是人类精神凝聚成的精华。它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亿万生灵的人生旅程，强烈吸引着人们，使人都具有一种向上的趋势。一代一代的人，前仆后继，精神执著地指向它。人们心灵得到它的滋润，灵魂向着它飞升。

“人道主义”的明确提出，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标志着人类的觉醒。“人”的觉醒，引起文学的空前繁荣。一个个大师，如群星闪烁，将文学的苍穹装点得更加灿烂繁荣。大师们用如椽巨笔，挖掘出人们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人性，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他们指证人本身的坚强有力，呼吁人们认清人生的价值，人的尊严，勇于追求个人幸福，勇于争取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高声呼唤自由、